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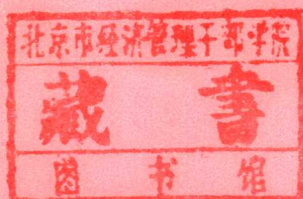
U BAI WAN GUANG GUN HAN

500 万光棍汉

28142 125/92

500 万 光 棍 汉

《追求》杂志社汇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28142

500万光棍汉

《追求》杂志社汇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济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0.6印张 210千字

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EN7-5006-0532-3/I·179

印数：1—50,000 定价：3.3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汇集了《追求》杂志的精华，共收入30近篇文章，其中有披露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涉及影视圈、光棍汉、外汇黑市、涉外婚姻、征婚、香烟黑市、性愚昧等许多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本书还有披露上层内幕、历史秘密和神秘人物的许多精采文章，如：《我陪领袖跳舞》、《战场之外的许世友》、《“天安门事件”的上层内幕》、《我和毛泽东、江青》、《酒神》、《少奇同志被打倒内幕》等等。

本书还有反映鲜为人知的特殊行业的纪实文学，如《合资饭店里的中国服务员》、《外国使馆里的中国人》、《119，119，火警119》、《非洲夜总会所见所历》等等。

目 录

影视圈里的“大能人”	任 文 (1)
撩开影视明星们的面纱	任 文 (15)
500万光棍汉	苏建新 (32)
合资饭店里的中国服务员	韦 人 (40)
新生的“小贵族”	康锦达 (55)
兑奖券旋风	姚力生 (71)
沉重的忧虑	
——来自儿童福利院的报告	杨卫红 (90)
外汇黑市的曝光	孙 伟 (102)
在征婚启事的背后	吴志实 (112)
关于当前涉外婚姻的调查	肖 涅 (122)
来自香烟黑市的报告	马晓才 赵 联 (129)
青年女演员吸烟现象面面观	汪国真 (146)
中国不相信性愚昧	南来苏 (155)
北京青年的“吉他热”	霍 钢 (166)
北京街头的“板儿爷”	肖 涅 (180)
霹雳：在北京滚动	王淑兰 张东汉 (191)
酒神	权延赤 (200)
我陪领袖跳舞	权延赤 (207)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	权延赤 (219)
我和毛泽东、江青	
——一个医生的叙述.....	权延赤 (282)
战场之外的许世友.....	权延赤 (237)
廖公在“文化大革命”中.....	荣 德 (250)
少奇同志被打倒内幕.....	林青山 (263)
“天安门事件”的上层内幕.....	福 贝 (284)
外国使馆里的中国人.....	蒋芑芑 (295)
119, 119, 火警119!	陈新增 (304)
“红魔房”之夜	
——非洲夜总会所见所历.....	李硕儒 (311)

影视圈里的“大能人”

任 文

1985年夏，中央电视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组织了一场有奖开彩文艺演出。几亿观众兴致勃勃地围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各界明星登场献艺。

筹备这次晚会，前后耗时两个月，赢利上百万元。

几日过去，人们的记忆还未淡漠，一辆囚车呼啸驶过闹市。没有人瞥见那两张苍白的面孔。他们是有奖开彩文艺演出的直接组织者，专业名称叫“制片主任”。公安机关以贪污罪将他们逮捕入狱。不久，他们在法院的判决书上签字画押。一个有期徒刑5年，一个有期徒刑7年。

“拉出去毙了”

这是一位朋友对我讲的笑话。

一位新上任的领导走进制片厂，指着一个工作人员问：“你是干什么的？”“制片主任。”那人恭恭敬敬地答。“跟了几部戏啦？”“5部。”“拉出去毙了。”于是那人一命呜呼。过后你查他的事儿，保证早够挨两回枪子儿的了。

这笑话可窥出世人对制片主任的看法。

“你要写制片主任？你就不怕他们找黑道儿上的朋友把你宰了？”有人半戏谑半恐吓说着。

“你真该写写制片主任，中国的影视水平那么低，绝对

跟制片的素质有关系。”也有人这么说。

“嘿，你算找对题材了，写这些人可有戏呢。”更有人显出热心劲儿。

于是，我听到了许许多多有关制片主任的事情。

一个制片主任拿着一部近200集的外国电视连续剧的译制本，找某个体户打印。结算付款时，那个制片叫打印者在收据上签了字，自己却私下拿走了近50%的回扣。个体户小本经营自然觉得吃了大亏，可不敢叫一个苦字，生怕开罪了那位“大爷”，断掉自己今后的活路。

另一个制片主任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走进百货大楼的灯具部，选购了全套豪华吊灯、壁灯、落地灯、台灯，象是要装扮龙王的水晶宫。第二天，那张填着巨额数字的发票被大大方方地归入“剧组灯具”一项开支里。

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锒铛入狱者之一，在领取组织晚会任务之前，仅仅是电视台的一名普通司机，他家境拮据，老少三代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因为吃饭的人多，挣钱的人少，手头紧，日子不顺心，见人总是灰头土脸的。自从应了“制片主任”的差事，他突然“抖”起来了。大卡车一天三趟往家里拉进口电器，双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把那公共走廊都堵得过不去人了。邻居有看红眼的，心里不忿，给公安局告了一状。本是出气，却真逮出个“贪污犯”来。

有个制片向人夸口，说他平蹚北京的高级饭馆，从不掏钱。

也有个制片抱怨他家的阳台小，几十箱青岛啤酒没地方放。

他们出入坐着高级轿车，饭店包着“总统套间”，肥得

流油，似乎在中国没有办不成的事。

“能侃中央政治局”

制片主任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按照我国影视部门的现行规定，摄制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导演和制片主任。导演负责艺术创作，制片主任负责制片生产管理，掌管经济大权和行政大权，从人力、物资和技术设备等方面提供和创造有利于艺术创作的条件，他对所拍影片的成本核算、拍摄进度负主要责任。

“文革”前，我国影视界的制片主任都是叫得响的人物，手里有大学文凭——电影学院制片系毕业，有的还到苏联去镀了金，人们恭敬地称他们“大制片”。“文革”后，我国影视界突然出现爆炸性的发展，姑且不讲各省市纷纷成立电影制片厂，各电视台无论大小都附设一个电视剧部，光各大部委、机关、学校、企业的音像室的数目字就能吓死人。仿佛只要凑上住人儿，凑出俩钱儿，搞到一部机器，就能攒出一部电视剧来，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摄制组在跑，人们对艺术的热爱达到发疯的程度。在各种专业人员奇缺的情况下，是秃子就有人请你念经，谁还在乎你的来历、学识和文凭呢？于是一大批“新型”的制片主任应运而生了。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工人、教师、演员，也有的是国家机关干部和复转军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大都是不高的，社会背景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嘴皮子利落，脚底下勤快，交际手腕活络，社会关系广泛，是数得着的能人儿。

电影学院制片系毕业的顶屁用！一个朋友告诉你，如今办事全靠“侃”，靠“关系”，照书本上做，不碰得你鼻青脸

肿才怪呢。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摄制组要拍摄海员生活的戏，准备向某港务局租借远洋轮，派人去打听行情，那边狮子大开口，要价一天5000元，还声称是支持文化事业，忍痛吃亏了，这明明是宰人嘛！制片主任亲自出马。他找到了一位哥们儿，那人据说与港务局的某位领导有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于是，由那人引见，他给港务局领导一人下了一份帖子。某月某天下午，在某高级海味馆摆下丰盛宴席，席间杯盏交错，谈笑风生，只叙友情，不提工作，酒足饭饱，大家握手言别。第二天再到港务局去洽谈工作，那接待人员的嘴脸象春风洗沐一般的亲切动人。介绍信不用看了，我还信不着你们？租金，好说好说，自家人嘛。结果拍摄半个月，一个子儿没要，临走还专门派了条旅游船拉着剧组全班人马到附近几处名胜游览一番。这路子到底是怎么蹚开的，打通了那位领导的关节？这全属制片主任的个人秘密，没人打听，也没人关心。反正上下都交口称赞这位制片主任能干。

还有一摄制组要到海南岛尖峰岭的原始森林中去拍戏。一算光汽车耗油就要好几吨，另外，还有汽车呢，还有拍摄用的大蟒蛇呢，还有严禁外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规定呢……听起来真愁人。制片主任出马了，只凭旧日的关系和三寸不烂之舌，便解决了全部问题。汽油白送，车子白派，不花钱，不送礼，人家还赶着献殷勤，这是多大的面子，多大的本事！

你没听说过吗？如今有句流行话，“十亿人民九亿侃”，那制片主任们得都是“侃爷”里的人尖子。当然啦，“侃”也分档次，我认识的那些制片有能侃中央政治局的，有能侃

国务院、书记处的，有能侃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听他们说话，全天花乱坠，可你拿大笨篙去捞，不一定能捞出什么实货来。反正社会上就兴这一套，所以他们处处玩得转。

朋友的话叫人的想象力飞驰。

我终于接触到一些制片。他们有的整洁，有的朴素，有的邋遢。他们都忙忙碌碌的，进出不断与人打招呼，电话多，托他们办事情的人也多，他们总显出随和的样子。他们记忆力好，只跟我见一面，便记住了我，下回一碰上老远就“嗨”一声，好象我们有10年的交情。“看了你最近写的小说了，不错，真不错。”我听着他们“套瓷”，心里好笑，不信他们真看了，可又不想揭穿，便调侃地告诉他们，我也许要写写制片主任了，问他们乐意不。“我们有什么好写的？”他们都显得挺谦虚，但马上又表示，愿意提供素材，为我写作服务。

“我们容易吗”

“都看着我们制片眼气，好象我们坐了小车，住了高级点儿的房间，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可那些操心的事儿呢？经费超支啦，拍摄拖期啦，演员造反啦，地方上找麻烦啦……弄得你提心吊胆，预备十八副嘴脸都不够使的。只好能哄就哄，能蒙就蒙，该磕头叫爷爷，就得脆脆地叫。禁不住如今的人吃这套哇。再说花钱，手里头就那么几个子儿，花多了没人帮你填窟窿，花少了剧组里的人不干。整天掰着手指头算计，脑仁儿都疼了。累死累活把片子拍完了，你当能落个好？我们容易吗？不信，换着干干。”

他们说的是实情。在一个剧组里，制片主任是大拿，是

管家，也是最招人恨的人。演职员中出现矛盾，要由他去调解、裁决。一碗水哪能端得那么平，于是乎显出有亲有疏。导演、美工、摄像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总爱冒出些异想天开的新想法，忍不住要改动拍摄计划，要拖期，要多花钱，这不啻是割制片的心尖肉。他急赤白脸，竭力要维持原拍摄计划和经费预算。于是乎，一个个美妙的想法化为泡影。如今的人们都盼望“先富起来”，谁上戏不想多捞点儿报酬，可钱匣子把在制片手里，给你多少，怎么个给法儿，以什么名目给，全在制片主任的一句话。于是乎，为了这费那费，为了这津贴那补助，甚至为了一个苹果，一个罐头，眼里充血，心里长牙。一旦要是预算出现问题，片子没拍完，钱就花完了，制片主任的日子就更惨了。他一头得听领导的训斥，得乖乖地交待他的帐目，一头得听导演的牢骚，演职员们的奚落和埋怨。没人同情。都说他是废物，活该。所以，当我问他们在拍戏过程中最惦记什么的时候，他们啐着唾沫，骂了句粗话，说：“平平安安把戏拍完。”

在外人的眼中，如今的影视界闹腾得很，无论质量如何，片子多得看不过来。可实际上，国家每年投入影视业的资金是有限的。僧多粥少，难得有几部片子能够撒开手花钱。据说，拍电影《彩云飞》花了80万，《血战台儿庄》花了200万，这已经叫许多人羡慕、咂舌了。比较起来，拍电影要比拍电视剧阔气得多。一部电影好歹也有几十万块钱的经费，而一部单本电视剧，通常只有4万元的开支。有时仅仅2、3万，甚至不足1万元，片子拍得成拍不成，全看制片主任的神通了。一位外号“胖子”的讲了这么一件事。

某电视台想拍一部单本电视剧，可手头只有9700块

钱。行家一算都摇头，按眼下的物价，这点钱刚够打发剧组吃、喝、住的，那机器、灯光、场地、演职员报酬……这有大宗的钱要花呢。谁当这部戏的制片，谁得卖媳妇了。”可谁料想，还真有一个愣小子应承下了这差事。他憋在家里咬了半宿的手指头，第2天天没亮就蹬着自行车出门了。他先奔某电影制片厂，砸开一位哥们儿的房门，堵着被窝谈了半个小时，敲定由那哥们儿掌管照明一摊，包括灯具、道具、帮手，统共开销800元，一次付清。为朋友帮忙，钱又揣进自己的腰包里，何乐而不为？那哥们儿答应得很痛快。他告辞出来，转身骑向某大学录像室，他表哥在那儿当个小头头。兄弟俩见面，三句两句谈妥，摄像师、机器全不成问题，报酬同样800元。接着，他大大方方闯进某部委招待所，点名要见所长。对方摸不清他的来头，忙用好烟好茶招待着。他一顿神吹海聊，时不时挂上一句“部里某某同志十分关心这部电视剧的拍摄”，“戏里的主要情节取材于某某同志的真实生活”，让人听着，好象那位高高在上的可敬的部领导，成了这部戏中的男主角。对方肃然起敬。一听剧组想在这里包房，满口答应，一脸的奉承，只怕巴结不上似的，谈到房费、饭费，竟低廉得叫人不敢相信。他躊躇满志地告别了所长，飞身上车，又奔向某文工团，去订演员合同……天黑了，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床上一横，瘫了一般。都齐了，算下来资金不仅够了，而且能有点儿小剩余。

明白吗？这就是制片。“胖子”露出笑容。

他这么玩儿命干，能落什么好处？我问。

图好处能跟这么穷酸的剧组？人家是凭哥们儿交情，早说好了，白干，一分报酬不要。

我暗暗惭愧，觉得那位制片的确是了不起的。那么，一部片子的艺术质量和制片是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胖子”摇头。只要戏拍下来，制片就成功了。

我去问制片。有的嘿嘿地乐着挠头，说：“花了那么些钱，弄了那么堆人，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结果换成那么那么多的烂纸和烂破胶片、破磁带，这就是制片眼里的电影和电视剧。”这回答引起了一些人的赞许。可也有一些制片的想法显然不同。

“谁说没关系？我看关系挺大，咱不能把片子的艺术质量搞好，还不能把它搞坏吗？”说话的是个一脸坏样儿的嘎小子。“虽说分工导演管艺术，制片管财物，可制片稍微在底下做点儿手脚，那导演多好的艺术构想都得泡汤。”嘎小子神气十足地向我讲了一个例子。

看过那部写乾隆的电视剧吗？我是那部戏的制片。记得当时有个场面：大殿里一个条案，三牲祭祀，一队大臣列队从门外走来。拍的时候，导演看到演员穿的朝靴很有特色，突然灵机一动，想来一个一列朝靴走在青石板路上的逆光镜头。提出要制片多借几双朝靴来，每个大臣一双。我一听就火了。怎么个意思？你知道我这朝靴多少钱吗？一双一小时8块。你想要十几双，一小时就100多块，拍那好几天戏，几百块钱出去了，我还不如买呢。不成！导演死气白赖，一个劲儿说这个镜头如何好。镜头好，我不管。于是，争起来了。最后，我说，行，你非要拍，自个儿掏钱，要不，从你劳务费里扣。导演一听，傻啦，立马儿把镜头改了。瞧出没有，制片左右导演太容易了。

“一个好制片，应该对一部片子的艺术质量负相当的责任。”说这话的制片，是个面貌相当英俊的小伙子。我盯住他看，觉得似曾相识。原来，他在十几部电影、电视剧里担任过主要角色。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既当演员，又当制片，还当过编剧，不过，他私下里最热切的愿望是想当导演。

“正因为制片能够把整个剧组玩于股掌之上，所以在本子、经费、演职员、导演等诸多因素都齐备的情况下，制片就是艺术创作能否顺利进行，能否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制片必须懂得行为科学，必须善于‘攻心’，善于调动每个演职员的最佳创作情绪。”

我又听到了一个故事。

一次，一个剧组要拍一部反映离退休老干部生活的戏。请了几位影坛老前辈在戏中扮演主要角色。也许是年老了，必有些糊涂；也许是这些年的风气就是如此，几位“老前辈”们一到剧组就不约而同地摆起“谱”来。导演跟他们说话都得陪小心，别的演职员在他们面前更是小菜一碟。现场拍戏，经常要请三请四才肯动，还时不时给大家看脸子。这当然犯了众，大家都找制片告状。他听了不觉有些为难。这些老演员极自尊，你若正正经经与他谈，他必翻脸，弄不好还会摆车。若不谈，由着他们卖老，又会影响拍摄。他沉吟片刻，如此这般地吩咐下去。第2天拍戏，大家若无其事地照常工作。当拍到某一个镜头，灯光师进行布光的时候，那位老演员竟坐在场子中央，旁若无人地假寐起来。大家只当看不见，悄没声地做完自己的事情，站在原地不动。导演看见一切就绪，做个手势，全场立刻肃静，连咳嗽都忍着。仅

仅半分钟，那位打盹儿的先生突然觉到不对，“啪”地睁开眼睛，只见寂静中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向着自己。他手足无措地跳起来，慌神地说：“开始吧，开始吧。”于是，拍摄开始，谁也不向他解释什么，象没发生任何事情。弄得那位老演员整整一天都犯猜疑。言行举止收敛了许多。对别人自然也是种告诫，明白当众挨“晾”的滋味决不好受，各自学乖起来。从此，“老前辈”们都尽心尽力地拍戏，很少再摆架子。

“上了戏是爷爷，下了戏是孙子”

豪华套间，雪白的一面墙上贴满用漂亮的小楷字抄写得十分工整的拍摄计划。巨形写字台，皮转椅，一叠叠分镜头剧本和各类文具。制片坐在桌前，半锁眉头，作沉思状。一阵“笃笃”敲门声。制片似无反应，半晌才轻咳一下，转过脸：“谁呀？”来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制片瞥他一眼，嗯了一声，说：“什么事啊？关上门说吧。”

这是一个制片主任的特写镜头。

象是条件反射，任何一个制片只要一上戏，便立刻进入角色，开始在全剧组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唯恐表情不够深沉，唯恐不显得日理万机。当然啦，琐碎小事他是不屑管的，什么算个帐啊，派个车呀，联系个场地呀，现场招呼哇，自有手下的剧务们去管，他是做大事情的，是签字、批条子的，是点头或摇头的，是操纵全局的，是在剧组一旦陷入矛盾危机时，扮演救世主角色的人。他可以时时体味到掌握权力的快活和操纵别人命运的惬意。

哪个演职员想捣蛋了，好，咱们劳务费上见分晓。因为

劳务费是有一个高低幅度的，到点票子的时候别人比你多，你可怪不着谁。导演要跟制片咬槽，更没便宜可占。先不提别的，全部演员的合同是制片签定的，制片只要找个借口把某个演员赶走，导演苦心经营就化为乌有，剧组里的演职员们都拼命巴结制片，制片在感情上和谁亲一点，和谁疏一点，落到实际上的差别就大了。剧组在几千里地之遙拍戏，中途有人要回家办事，制片把路费算给A，200块，乘火车、轮船、公共汽车，完了还能富余两、三毛的。制片转身又把路费算给B，400块整，坐飞机、乘出租汽车，宽宽绰绰地花，到家也能剩下三五十，要是A知道了闹起来，质问为啥两种待遇，制片毫不怵，只把眼睛一翻：工作需要！噎得你没脾气。假如你跟制片有交情论得上“哥们儿”，你尽可以放开手脚到外面去享受：下馆子，坐出租，拿回发票，让制片给你混杂在剧组开支里如数报销。倘若你要是得罪了制片，你要是赶上制片对你印象恶劣，赶上了制片的情绪低落，你就有苦头吃了。

一个配音演员找制片报销车费。他走进办公室，将一堆数好的车票放在桌上。

“制片，报车费。”

制片斜他一眼，扯着嘴角笑笑，“行啊。”说着，从牛仔褲的后面口袋里掏出一张北京市交通图，一个计算器，

“你们家住礼士路不是？”

“啊。”配音演员盯着那两样东西有些发愣。

“到咱们厂要倒两次车嘛。”制片说着，手指在交通图上挪动着：“四站，五站……哦，最远不超过一毛钱的车票嘛。你这怎么还有二毛的？”